

感
动

□李勤

七岁那年，母亲怀揣着给表姐做好的朱砂包，领着我到市医院看望表姐。母亲说，表姐刚做完手术，挂个朱砂包吉祥。我们村没有直达市区的车，要步行五里地，去公路边等公共汽车。

那天早晨，天阴沉沉的，零零星星飘起了雪花。雪花如蝴蝶一样飞舞，很快我和母亲都变成了“雪人”。公路边有一棵“老态龙钟”的树，树叶已经落光，错综交织的枝丫还能稍微遮挡一点风雪，我们就站在树下躲避着，焦急的目光伸向公路的远处。

我偶一回头，看到弯曲的小路上出现了一辆小平车，拉车的是一个年轻妇女，推车的是一位年迈的老人。母亲也看到了，便拽着我跑过去帮他们推车。

小平车在歪脖树下停了下来。交谈得知，老人的儿子病得不轻，乡下城里先生都瞧遍了，弄不清是什么病，想去北京看病。母亲对老人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还对老人说：“我去市医院看我外甥女，我们刚好能同行一段路……”公共汽车来了，我和母亲赶忙帮老人和他儿媳把他儿子扶上车。

老人的儿子歪过头，张望着车窗外的老人，老人一脸期盼。汽车缓缓启动，老人的目光追着车窗。忽然，老人似乎想

吉祥的朱砂包

到了什么，开始一摇一晃地奔跑着，招着手朝汽车追来。

车上，老人的儿媳猛地一个激灵，对司机失声大喊着：“停车、停车、停车！”司机本能地刹住车问：“咋回事？”她说：“我们的朱砂包忘带了。”司机不解地问：“什么……包？”她说：“朱砂包。”

司机嘟囔了一句，继续前行。停止的那一瞬间，我终于看清老人手上有红色的朱砂包。那朱砂包在车窗外晃动了一下，老人又被汽车抛到了后面，很快不见了踪影。

老人的儿媳俯下身，把脸凑到老人儿子身边，小声说：“走前娘念叨了几遍让咱记着带上，咋就偏偏给忘了？”

老人的儿子安慰说：“忘就忘了吧，那又不是灵丹妙药。”

这时母亲从怀里掏出她给表姐缝的红色朱砂包，递了过去。她说：“这是我给外甥女缝的，你先拿着，这样心里踏实，它不是灵丹妙药，可是个吉祥物儿。”

两口子推脱不过，只好收了下来。妻子仔细将朱砂包挂在丈夫胸前的衣扣上。那一刻，我看着母亲和那对夫妻，望

着外面的茫茫白雪，心里突然暖融融的。

天快黑的时候，我和母亲已经回到村里。雪还下着，毛毛雨夹着零星的雪花舒缓地飘着，非常冷，但我们没回家，母亲径直走进村保健站，买了一钱朱砂。母亲说，她要再缝一个心形的朱砂包送给表姐。

煤油灯下，母亲缝着朱砂包，灯上的火苗跳跃着，母亲的身影映在泥土墙上，来来回回摇晃着。这一刻，七岁的我，对朱砂包能带来平安幸福坚信无疑。

后来我才知道，朱砂是红色的矿物质，古时候人们赋予它神圣的属性，人们相信朱砂能带来吉祥，这种信仰一直延续到现在。端午节人人身上挂香包，已成为约定俗成的风俗。

高考恢复后，初秋的一个早晨，我接到省医学院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临去学校报到前，母亲将她亲手缝的一个小巧玲珑的朱砂包挂在我的裤腰带上。这是母亲对我的祝福。

那天，我又来到那株阅尽人间沧桑、依然郁郁葱葱的老树下，又想起了那个大雪天。我知道，因为这份人间真情，让朱砂包承载的平安与温暖，有了更永久的意义。

心
语

好想好想

□牛涛

我好想好想，回转岁月的车轮到当天的姹紫嫣红下再触碰你的指纹那年的春夏之交，鲜艳的青春并肩走过的石桥上用露水写下的两个名字到现在还能浮现，温存

我好想好想，那次离别前再抱抱你这样卑微的要求放在当年也许不太过分而如今许许多多写你的诗篇有你的春夏秋冬的剪影走着走着就全弄丢了这些，到此应该全部忘记怎么我偏不能

我好想好想，回过头就有你特别甜的笑容，站在山麓一笑便花开了满城用我整个青春，以你一笑倾城讲故事从小镇的南边一路写到最北听说你要去更远的地方了好在今夜有明月，我驾起快马在你看不到的城郊林荫送你一程

溪流(外一首)

□廉钢生

一条小溪有着大海一样的情怀大海，载着帆船送那远行的人而小溪将那些秋天的落叶揽在她的臂弯她想把它们带到太阳照着的地方那里的土地是温润的气候是温暖的它们虽然落到了地上但不会受到寒冷的风吹也不会被碾压和践踏

相见

从黄河那边过来经过山山水水来到了西南这块平原与你相见隔了多少年，多少代从你的眼睛里寻找岁月走过的脚步你曾经有过鲜活的生命崇拜者将记忆镌刻在你的容貌上流传下来我像一个穿越时光的访客站在你的面前似曾相识又觉得陌生似很久远似很近又觉得亲切我们彼此注视着我看着你你看着我你的眼睛像是望远镜穿过我的身体瞭望更远的未来而我透过你的身体知道更早的从前我们都好奇心驱使探知过往和将来

情
思

□薛前发

我的老师我的妈

赶走疲劳和睡意陪着自己的孩子，完成了自己“第一任老师”的教学任务。

小时候，家里炕上席子底下常有压着的“肥田粉”牛皮纸袋子。那是妈在生产队给地里追肥时拾掇回来的。刚带回来的“牛皮纸”总是脏兮兮皱巴巴的，为此妈会把它擦拭干净，再放到家里炕上席子底下压着。那“牛皮纸”土黄色，挺结实的。每次开学领回新书，妈就用早已被压得平展展的“牛皮纸”给我包书皮。那整齐结实的书皮，在教室里常引来艳羡的目光。

有句话说，“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妈就总能把“垃圾”变成“资源”。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生活里，我常把大大小小的螺丝螺母甚至针头线脑拾掇在一个桶里。实际上，这个桶恰如聚宝盆，间或修修补补，总能从桶里找到一些买都没有地方买的物件来。

2006年8月22日午夜时分，手机铃声忽然响起，是老院隔壁邻居打过来的。妈心脏病突发，仅几分钟我带着大夫赶到老家，但妈永远离开了我，离开了我们一家人。床上放着父亲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厨房里放着妈和父亲在田间地头侍弄的小菜园子里拔回来的葱，摘回来的西葫芦、茄子——茄子已经削了皮。烧茄子妈很有一套的：削皮、切条、拌面、油炸……有个词语是“有备无患”，妈总能做到“有备”。妈还总用“笨鸟先飞”教导我们勤学……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总问自己：2006年8月21日傍晚，我怎么就不能挤出几分钟去看看妈呢？

我，再也吃不到妈的烧茄子，再也没有了妈！但在我的教育生涯中，我总会隐约听到妈点点滴滴的叮嘱和教诲，并且早已铭刻在心。

情
调

□吕成民

剪报情缘

围，爱好学习成为我们的新风尚。

最初整理剪报，同事们看见都觉得很新奇，纷纷看我在剪些什么。刚开始，我只是剪剪贴贴，欣赏欣赏。剪好文章，就开始粘贴，一篇一篇地粘贴，压平，放在桌子上，一张一张地欣赏，心里满是开心。等待稍许，便开始最后一道工序——整理。为了便于学习，我设置了“党建理论”“党史教育”“作风杂谈”“日常教育”“社科人文”等专题，分类整理剪贴下来，看着慢慢厚起来的文档，心里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看着那一本本剪报本，我的思绪涌上心头。记得上学时，我喜欢看《辽宁青年》，起初只是觉得有好的文章自己喜欢，就剪下来贴到笔记本上，不时地翻看品味，其乐无穷。慢慢地，一本杂志已经不能满足我了，于是延伸到《读者文摘》《特别关注》，剪的东西越来越多，类别也一直增加。

那会儿班上订阅了一份《中国青年

报》，世界形势、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历史人文等，都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为此，我自己也订阅了一份。报纸一到手，立马开剪，看着被剪得“千疮百孔”的报纸，同学们就知道这是我的“杰作”。

多年后，有一次遇到了一位大同的同学，他父亲看我喜欢剪报，就送给了我一本专门的“剪报粘贴本”，大开本，像挂历一样大，让我顿时如获至宝，觉得自己以前弄的粘贴本简直就不值一提。于是，我把以前的剪报本又拿出来，一张一张放在水盆里，湿透了分离开，再重新粘贴到这个本上。看着那厚厚的剪报本，心中那个乐啊，真是无法形容。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剪，岁月在剪刀的缝隙中慢慢流淌，每次的剪报整理，早已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并且会陪伴我一路走下去。我剪报我快乐，快乐是会感染的，我也想把这份快乐分享给大家，整理剪报，就像整理一段时光，整理一段人生，不负新时代，不负青春好年华。